

# 抬頭格式的含混與漸趨失落

彭耀鈞

香港聖羅撒培德書院

## 提要

本論文旨在說明應用文中的抬頭格式在近年普遍出現含混甚至漸趨失落的現象。第一部分簡介由秦代至民國的抬頭格式，以突顯我國這種應用文的特別格式有其傳統持續的共性。第二部分從請柬、訃聞、書信三方面指出近年中港台在抬頭格式方面的含混甚至漸趨失落的現象。第三部分會對這個現象作出評價。

**關鍵詞** 抬頭； 應用文； 請柬； 訃聞； 書信

## (一)

我國傳統的應用文為了表現尊卑禮數，遂有「三抬」、「雙抬」、「單抬」、「平抬」、「挪抬」等抬頭格式。格式大概濫觴於秦漢，其後歷魏、晉、隋、唐，乃至宋、元、明、清、民國，都普遍沿用。這裏會先簡括地介紹歷朝抬頭格式的特色，從而突顯我國這種應用文的特別格式有其傳統而持續的共性。

一般來說，「三抬」、「雙抬」，是在文中提及受文者的父母或祖父母，乃至當代的皇帝、政府時，都比尋常各行高出三或兩格；「單抬」指提及受文者及其尊長時高出尋常各行一格；「平抬」是指提及受文者及其相關人、事時另行頂格，與各行相平；「挪抬」則只是留在原行，只空一格。這般格式，很容易在離我們不遠的清代詔書、奏摺、信札中看見。下面一通林則徐給老師的手函便是很好的格式示例：<sup>(1)</sup>





當然，不是由秦漢至清代、民國的應用文抬頭格式都是這般嚴謹而有層次的，但用抬頭格式去尊重受文者及其相關人物，乃至當代的皇帝、政府卻是大原則的所在。考諸殷商甲骨文字，書寫隨意，分佈錯落，似乎沒有什麼特定規範，更遑論抬頭格式。周代刻在「墻盤」、「毛公鼎」、「散氏盤」、「虢季子白盤」等器皿上的金文，在提到「天子」、「上帝」、「王」或「某王」時，都沒有明顯的抬頭格式。最先有抬頭 象的，大概是立於秦始皇二十八年(前 219 年)的《琅琊臺石刻》了。今存的拓本比較模糊，原文的首六行是這樣分佈的：

「五夫趙嬰  
 五夫楊樛  
 皇帝曰金石刻盡  
 始皇帝所為也今襲  
 號而金石刻辭有稱  
 始皇帝其於久遠也  
 ……」(原文直行書寫)(2)

「皇帝」、「始皇帝」都在每行的頂端，第三行「金石刻盡」，文意已足，之後似無缺文，把「始皇帝」放在頂端，似乎是格式使然。當然，同時期的《嶧山石刻》沒有這樣的安排，因此未可視作秦代定式。

東漢名碑林立，而抬頭格式亦已確立。在《袁安碑》《賈仲武妻馬姜墓石》、《北海相景君銘》、《石門頌》、《封龍山頌》、《西嶽華山廟碑》、《史晨前碑》、《肥致碑》、《郟閣頌》、《三公山碑》之內，都可發現提及皇帝、朝廷或某位人物時會另開一行、頂格書寫的「平抬」格式。其中《袁安碑》在倒三行尚餘一格的情況下另於倒二行的頂端寫「孝和皇帝」；《北海相景君銘》在第四行的「伏維」之後另開一行寫「明府，受質自天」，「伏維明府」當為一句；《石門頌》於「益城為充」之後別在第三行頂端寫「高祖受命」；《封龍山頌》於第六行「七牲法食」後另開一行寫「聖朝克明」……，格式清楚易見。《西嶽華山廟碑》更明顯用了「單抬」、「平抬」兩種格式，第六、七、八、十提到「高祖」、「太宗」、「孝武皇帝」、「仲宗之世」都用了「單抬」，而倒四行提到「袁府君」，便用「平抬」。茲舉《賈仲武

妻馬姜墓石》的拓本於下，我們可以看見第三行的「夫人馬姜」、第四行的「明德皇后」、第六及第十一行的「夫人」、第七行的「祖先」、第八行的「顯節園貴人」，以及倒三行的「皇上」，都用了「平抬」格式：(3)



雖然秦漢諸碑中不是篇篇皆然，成為定式，但抬頭格式經已孕育成長，倒是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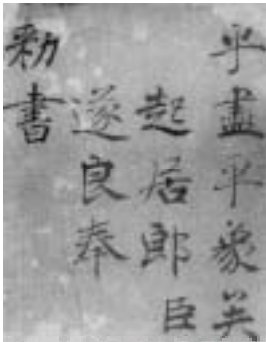
洎夫東晉王羲之的信札，如《姨母帖》、《孔侍中帖》等名作，抬頭格式都是昭昭可見的。我們可以看看他的《姨母帖》，「姨母」一詞，顯然用了「平抬」：(4)



北魏因為漢化所及，也懂得這種尊重他人的應用文格式。《元騰墓志》、《元定墓志》、《元鑒墓志》、《元彬墓志》、《元緒墓志》、《楊氏墓志》、《奚智墓志》，乃至在著名的《龍門二十品》中的 北海王元詳造像題記、比丘法生為孝文皇帝并北海王母子造像題記、楊大眼為孝文皇帝造像題記 裏，儘管楷書的筆畫時有舛誤，但都懂得使用「平抬」、「挪抬」格式；可見抬頭格式，在我國的魏晉南北朝時已經發展成熟，因此也成為當時的外族人學習大漢文化的內容之一。下面的《元定墓志》很清楚用了「平抬」格式：(5)



至於唐代的名碑名帖，抬頭格式更是普遍。這裏只舉其中兩種，已足見其一斑。唐初褚遂良的墨跡《陰符經》，在收結處作這樣的安排：(6)



「奉」字之後將「書」另開一行書寫，格式明顯。而中唐柳公權晚年的書法絕作《玄祕塔碑》，格式更具備獨特的層次。裏面凡提及唐代國君的，會漏空五格、六格，以示尊重，而其他的人物，則按身份而漏空三格、一格不等。這裏只用了類似「挪抬」之法，與前面所舉林則徐信札的清代格式在表現上頗有不同，但箇中的大原則卻是一致的，而其格式在一碑之內更是體例統一，有法可循。

宋、元、明三代，上承祖先的優良文化傳統，抬頭格式比比皆是。在下面所列舉的宋蘇軾、元宣昭、明文徵明的三篇手跡裏，我們可以看見版面分行長短不一，「挪抬」、「平抬」的格式仍持續地活躍於歷史文化的洪流之中：

林下高人猶復不忘耶  
 借使不知  
 德意北游五年塵垢所蒙  
 書承  
 沈體安隱甚耐  
 自喜不宣  
 勿須苦  
 三月廿一日  
 空王上人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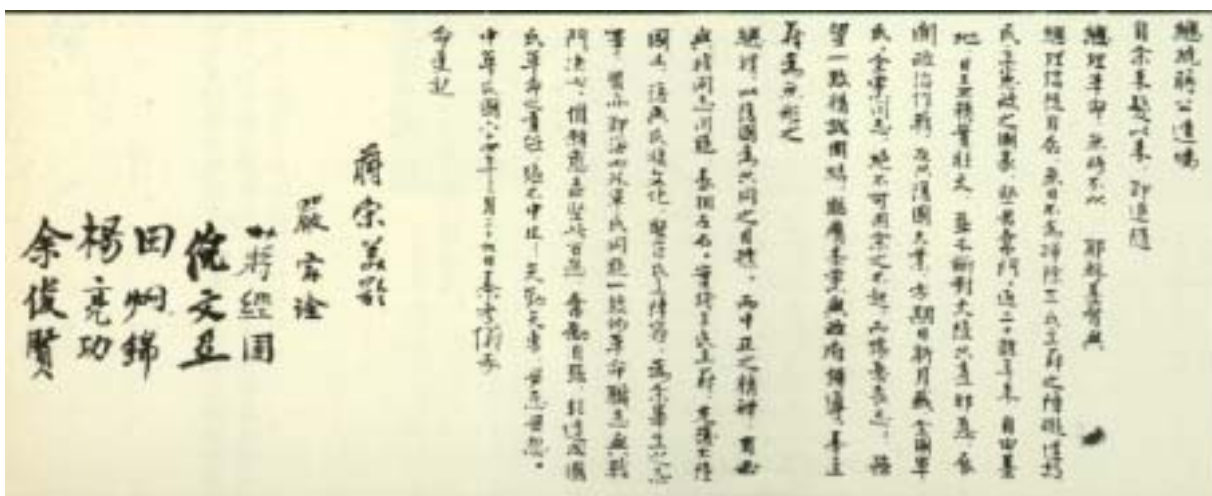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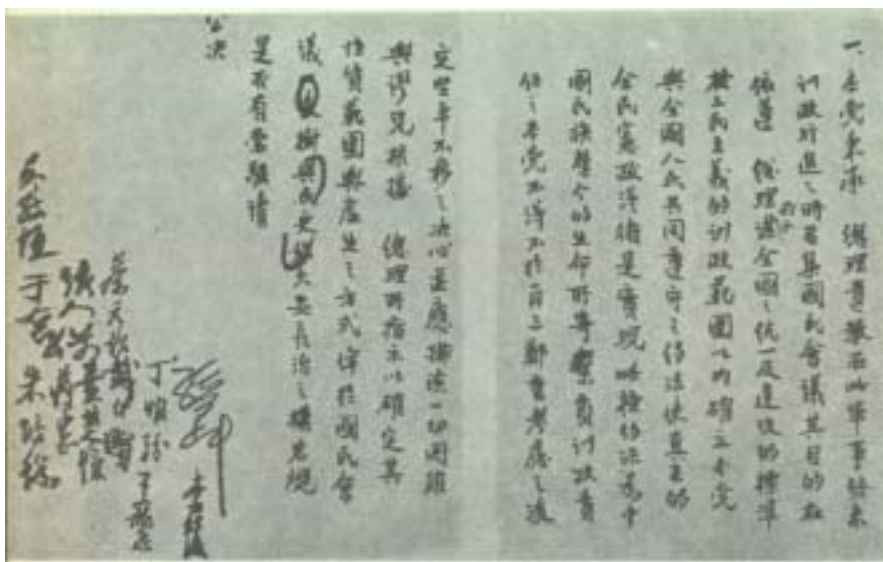
此康運俱共幸甚  
 賜玉函受一之句  
 在滯及幸甚北信  
 契厚不致干  
 侯如以作  
 聲疾之方  
 官話與首再拜  
 怡和情未舍同之為意不為  
 嘆之如也幸甚  
 前日不相  
 其成德君先生真之信史  
 形且存  
 惠疑深傷  
 賢主實者至之厚感愧何如  
 知府自平江回京  
 平章 周亦而命其子復奉  
 少操義信令再往城中但已久矣

(8)

即刻譜  
 入城陪以子一談便望  
 命駕三人再遠也  
 聖補丁  
 應村先生  
 三月三日

(9)

清亡後，文化傳統，沒有中絕，抬頭格式，依然活躍。下面有兩片重要的近代史文獻，一片寫於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之後，一片寫於民國總統蔣介石彌留之際，在其中我們還可清楚看見源遠流長的抬頭格式正綻放著萬丈光芒。(10)



綜觀以上由秦代至近代的碑帖墨跡，可見我國應用文中的抬頭格式有其持續性，也有其傳統的共性。儘管在抬頭格式應用起來時，全文的頂方高低不一、分行長短不齊，或有一些空出的格子散佈於篇章之中，但行文的原則卻簡單得很——關於自己的，則一概留在原行，緊接著上文書寫；凡提及人家的一切，則在原行稍作挪移，或在另行高處書寫。此外，除了抬頭，除了文意分段或特意標示日期、韻語外，文辭只會接續書寫，不作挪移，直至一行寫畢，始另行書寫。掌握了這個簡單的原則，我們在下面對近年抬頭格式的含混現象與漸趨失落的軌跡的陳述便有了準則和依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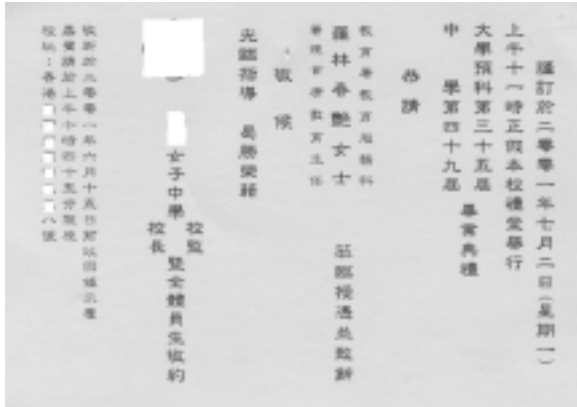
## (二)

讓我看看近年抬頭格式的含混現象與漸趨失落的狀況。

先談含混。含混，就是用起來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不合上述原則，出現了幾種很值得商榷的現象：**應抬的不抬；不應抬而誤抬；抬了之後位置不當；甚至似抬非抬。**下面可以透過中港台三地的應用文書籍，乃至透過近年應用文的寫作現況去一一考查。嚴格來說，近年抬頭格式的含混在很多類的應用文體之中都有可能出現，但最常見的，往往在請柬、訃聞、書信裏面，下面將一一分述。

### (甲) 請柬

請柬中出現抬頭格式含混的現象，在香港頗為普遍，而台灣的準確度較高。其中「恭(或敦、敬)請」、「恭(或敬)候」、「曷勝榮藉」、「同頌主恩」、「如蒙撥冗光臨，敬請賜覆」等語最常出現問題。且看看下面兩則本港的實例：



(例一)



(例二)

兩則請柬的「恭請」、「敬候(請)」都另行書寫，例一的「敬候」兩字拉闊，與前面「恭請」的字距不同，例二的「敬請」比前面的「恭請」低了一格。除了這兩個例子的情況外，近年有些請柬的「恭請」，沒有另行書寫，只與正文相隔一個、兩個空格，作「挪抬」之狀。上述的各種寫法，頗有商榷餘地，「恭請」、「敬候」，意思相近，本為自己的行為，動作不是由他人發出，是不用抬頭尊重的。因此，

與正文相隔一個、兩個空格，作「挪抬」之狀的，是不應抬而誤抬；而例一、例二將兩字拉闊或一高一低的寫法，更是不明所以，體例不純，似抬非抬。至於將「恭請」、「敬候(請)」另行書寫，與開篇的第一個字同列，作開段之勢，令下文突出，本來無可厚非；但其實還以沒有另行書寫，緊接正文為佳。傳統寫應用文的習慣，文辭只會接續書寫，不作挪移，直至一行寫畢，始另行書寫。我們可以看見部分(一)林則徐書信的第一行，「敬請」緊接上文；文徵明便箋的第一行，「請」字亦緊接「即刻」，沒有任何抬頭；而上面的兩例，於一柬之內，只是短短三數行的說話，似乎亦沒有另開一段的必要，開了反令格式含混。

例一的「曷勝榮藉」、「例二的「如蒙 撥冗光臨 敬請賜覆」，除了有不應抬而誤抬之嫌外，更有應抬而不抬的情況。「曷勝」是自己的想法、「敬請」是自己的行為，不必「挪抬」；「榮藉」中的「榮」是來自受文者的，「賜覆」亦是受文者的所為，因此需要抬頭，作「曷勝 榮藉」、「敬請 賜覆」。好些請柬會將「光臨指導，曷勝榮藉」、「如蒙光臨，敬請賜覆」寫成四字一行、兩句並列的模樣，都出現了相類的問題。

例二的最右方有「奉大仁大慈真主之名」一語，也有應抬不抬之誤。請柬中既然曉得尊重受文者，將「光臨指導」平抬書寫，那麼，「大仁大慈真主」不是更值得尊重嗎？雖然不至於如上皇帝的奏摺般作「三抬」、「雙抬」，也當「平抬」示意。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一些教會機構的柬帖中，他們會將「同頌主恩」並列於「光臨指導」的左方，成對句狀，這也是不當的；我們可以看看部分(一)蔣介石遺囑的第三行，「耶穌基督」也被挪抬了，所以應當寫作「敬請 光臨指導同頌 主恩」或作：

「          敬請  
                光臨指導同頌  
                主恩                  』。

這般含混的現象，在本港極為常見；在岑紹基、謝錫金諸位教授主編的《學校實用文闡釋》(11)的 253 至 256 頁裏，收錄了本港教育界的數則請柬；柬上所見，頗多上述的現象，可見這是近年香港人常用的寫法。其他如談彥廷等編著的《活學活用應用文》(12)的 117 頁裏，也有兩則抬頭格式含混的例子：

「 本月十六日晚上八時為志在兄洗塵 恭請  
光臨                          李廉明謹訂                  』

「 二月四日為孫女滿月之日敬治湯餅  
恭迎  
台駕                          許芝琴謹訂                  』

「恭請」、「恭迎」非受文者之所為，不必「挪抬」，也不必「平抬」。

台灣方面，抬頭格式最為準確(13)，可是含混的現象也是存在的。於 1988 年



初版、2003年再版的《應用文》(黃俊郎著)裏，有好些誤用「平抬」的例子在92至94頁出現；例子中的「恭候」、「敬候」總愛在上一行未寫到底時便另行頂格書寫，這是不應抬而誤抬的問題。(14)

國內的請柬較多採用白話書信形式，在抬頭上出現含混的現象頗多，但這可以視作書信類的問題，下文會加以析述。至於中港台三地以外的例子，這裏也便道轉引一則，以為佐證。那是一則影印在成鯤教授主編的《現代應用文》裏的東南亞請柬(15)：

「           訂于1998年11月26日(星期六)晚上七時卅分假座吉隆坡武吉免登路聯邦酒店二樓貴賓夜舉行『源頭活水文學之夜』  
 謹以至誠           恭候  
 光臨指教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協會  
 海鷗企業有限公司           同敬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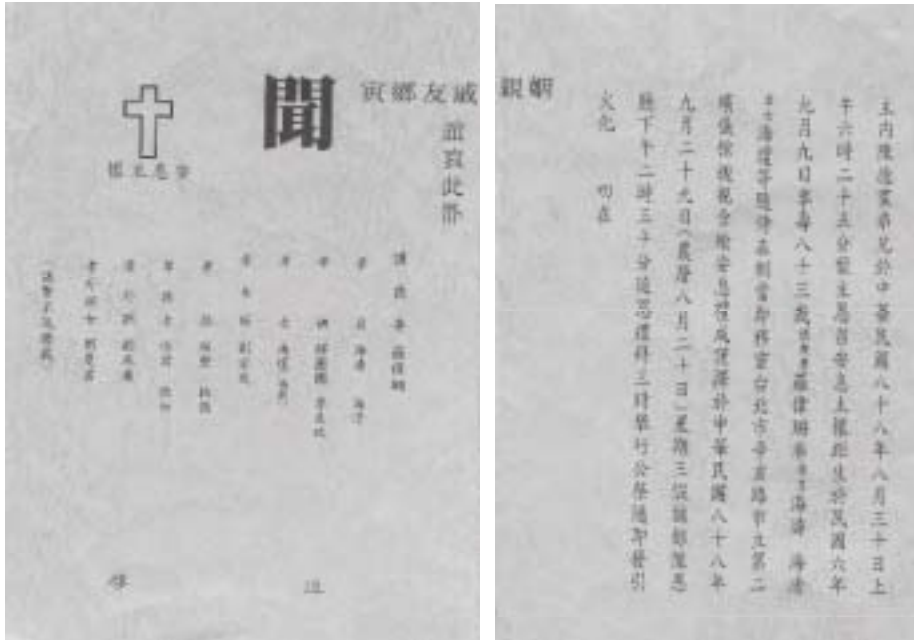
這是一幀由文化機構所擬的請柬，但「謹以至誠」、「恭候」的位置值得商榷，而在引錄它的《現代應用文》中也未有指出問題的所在，看來，近年有很多學者已接納了抬頭格式在請柬中含混的現象。

### (乙) 訃聞(連謝啟、祭文)

抬頭格式在訃聞中的含混，最常見的是不應抬而誤抬的情況。訃聞中的「聞」字，往往放大幾倍的置於柬帖的中間，何則？「聞」是由受文者做的，因此要抬頭示敬。然而，「叨在」、「忝屬」、「哀此」，乃至謝啟中的「辱承」、「謹此」、「歿存均感」，卻常誤用了「挪抬」、「平抬」，位置錯放。這些感受和事態，都不是受文者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實在沒有抬頭的必要。



(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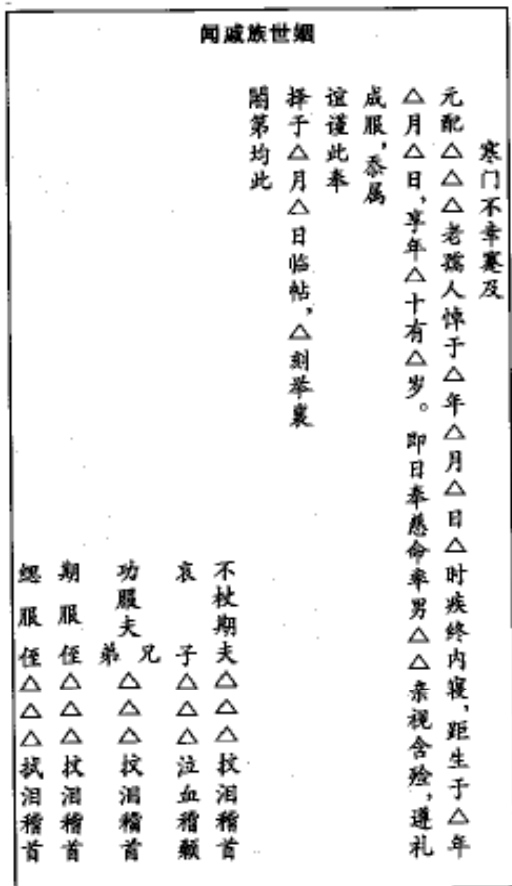


(例二)

上面的例一來自本港的報章，例二則為台灣的實例。例二的「叨在」，毋須留空兩格，緊接上文的「火化」便可；「叨」，是叨了下文「姻、親、戚、友、鄉、寅」的光的意思；「姻、親、戚、友、鄉、寅」是受文者，因此要「單抬」示意，「叨」是自己所為，根本不必抬頭。「叨在」的誤抬，跟例一的「辱承」，情況一樣。上文部分(一)舉出了蘇軾的手札，他在寫「辱」與「承」時，都留在原行，而一提到受文者的「書」與「法體」，便「平抬」示敬。同樣的道理，例一中的「惠賜厚賻」、「高誼隆情」，抬頭有理，而「謹此」與「歿存均感」，則不應挪移。大概編輯先生見「惠賜厚賻」、「高誼隆情」的前後都留有空格，為求統一，便四字一句的分隔開來。這樣的處理方法，令謝啟中的抬頭格式含混不清。

台灣訃聞的一般水準，跟請柬一樣，在中港台三地中較高，但於近年再版的兩本《應用文》(楊正寬著與黃俊郎著)，對「叨在」、「忝屬」、「謹此」的處理，都像例一、例二的不當寫法一般，抬頭格式也見含混不清。(16)

至於國內，情況也跟請柬一樣。國內發放追悼會的消息，往往用白話行文，但如書信般的白話訃聞，也頗有含混之處；這可歸入書信類的問題，下面會再討論。國內也有一些介紹傳統訃聞的著作，由蒙智扉、黃太茂主編的《紅事白事實用文體》便是例子。書中的「哀此」、「謹此」，沒有挪移，位置正確；然而，在 93 至 95 頁裏有三則示例出了問題。三例的頂端橫列著「聞族世姻」或「聞戚族世姻」，電腦字型一致，字體大小一致，如標題一般，但放置的地方，似與下面直行書寫的文字無甚關係，而那些直行書寫的，行列忽長忽短，文句多所脫誤，不能卒讀，裏面基於什麼原因抬頭，根本含混不清，無法辨認。(17)



另外，在該書的 163 至 179 頁，以及蒙、黃兩先生的另一本著作 - 《歲時節令實用文體》裏(18)，列舉了多篇協韻的祭文，其中「維」字之後必然另開一行，才寫上公元年月日，如「單抬」般，但這是不太正確的。的確，在傳統的應用文中，「維」字之後「挪抬」，很是普遍；「恭維」、「比維」之後，是對受文者的稱美，必須抬頭，這是原委的所在，絕非「維」字之後必須抬頭。昔日有年號，「維」字之後，緊接的是對皇帝的稱呼，非抬不可，但今日的公元，再沒有抬舉的需要。把「維」字之誤與上述的訃聞三例合起來看，可以看見，兩書在抬頭方面，頗有含混之處，而國內對傳統訃聞的處理，看來也出現了含混的現象。

### (丙)書信

書信抬頭的含混，一般發生在祝頌語身上。祝頌語以外，在書信的正文中，有時也有應抬不抬，或是抬了之後錯放位置之類的問題。如本港馮式的《現代應用文手冊》(19)的 52 頁有「敢不如命」一語，「命」字漏了「挪抬」；既然在上文的「承約同遊」裏已有「挪抬」，怎麼「命」會不用抬頭？這是應抬不抬之誤。(可參考部分(一)林則徐書信的第九行及文徵明便箋的第三行。)又如本港談彥廷的《活學用應用文》(20)的 42 頁有「敬祈晒納」一語，「晒納」放於另開一行低一格的位置，把「平抬」與「挪抬」混雜了，是抬頭之後錯放了位置。雖然如此，最普遍的書信抬頭的含混還是在祝頌語身上。

大家或會以為，一些只介紹白話書信的書籍或是一些只用白話行文的信件，是鮮有抬頭格式含混的現象的。然而，不管應用文如何的用白話，裏面還有祝頌語的存在，而那些白話信件的祝語與頌語的位置，與傳統的抬頭原則相較起來，卻非常值得斟酌。當然，近年一些較古雅的、帶文言色彩的信札，在祝頌語的處理上，也頗有問題，不獨白話書信如此，但本文在這裏只談較具爭議性的白話書信。光是舉出白話書信的祝頌語問題，已足夠反映書信中抬頭格式含混的現象。

在本港陳亞麗著的《實用公文寫作》頁 265 的賀信中(21)，「祝願」前低了九個空格；頁 272 的慰問信裏，「祝願」則只低了五格。在內蒙蘇冠群的《鼎新語言罐頭實用文體大快餐》裏(22)，其 103 至 207 頁先後出現過的「此頌」、「即頌」、「勿問」，位置高低不定，低二至七個空格不等。內蒙劉洋的《現代應用文寫作大全》(23)，在寫「順問」、「祝你」、「順致」、「此祝」之時，每每另開一行，低兩格落筆。三書祝語的位置，變化多端，莫衷一是。據傳統應用文的準則，「除了抬頭，除了文意分段或特意標示日期、韻語外，文辭只會接續書寫，不作挪移，直至一行寫畢，始另行書寫」，嚴格來說，祝語不必另行，也不必低格書寫，緊接上文的收束語便可以了。三書的寫法，令人覺得它誤用抬頭，或是抬頭之後錯放位置，或是似抬非抬。其中劉書的寫法，還算統一，總把祝語低兩格書寫，視作重新開段，那亦無可厚非，但陳、蘇二書的寫法，卻體例不純，含混非常。

頌語方面，在劉、蘇二書中的寫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劉書於 1042 頁的例子中低兩格寫「近好」，但同頁的另一個例子又頂格寫「早日恢復健康」，更於 1045 頁低四格寫「近祺」，於 1046 頁低三格寫「秋祺」，格式絕不統一。蘇書於 103、104、133 等頁中把「大安」、「台安」、「時安」平抬，寫在另一行的頂端，但又於 105 頁處理「籌安」時，另行低兩格書寫，格式也是沒有統一的。他們所根據的原則是什麼？我們很難理解，能肯定的就是此非傳統的抬頭準則。兩書的問題徵結，並不在於有沒有格式統一，而在於與傳統的抬頭準則一比，它們顯得複雜，顯得沒有格式。在傳統的抬頭準則下，那些「近好」、「近祺」、「秋祺」、「大安」、「台安」、「時安」，都是屬於受文者的，必須抬頭；若另行書寫的話，放置的地方，只會高兩格、一格，或與每行的第一個字平行，絕對不會低一格、兩格、三格、四格。劉、蘇二書中的書信既然要把頌語另行書寫，顯然寓有尊重、突顯之意，那麼，何不因利成便，將位置固定在頂格，一方面使體例純一，另一方面又可繼承傳統抬頭中那尊重對方的寓意。拿著劉、蘇二書的寫法，與傳統的抬頭準則相比，就是抬頭之後錯放位置，就是不明所以的似抬非抬，就是抬頭格式的含混。

國內的書信，在祝頌語方面，一般都作劉、蘇二書般的安排，他們又會喜歡把祝頌語寫作「此致 敬禮」。這句話在措詞上頗有斟酌餘地，這裏暫且不論；光看這句話所放置的位置，實在有抬頭格式含混之嫌。「此致」位置的問題，如上述的「即頌」、「勿問」等祝語一般，本來不必另行書寫，若為了突顯書信的收結而另行書寫，也無可厚非。然而，「敬禮」的問題則較具爭議性。特別「敬禮」這行徑，並非發自受文者，乃為文者所奉上的好意，本來不必抬頭。退一步說，姑且把它當作屬於受文者的東西，與上述的「近好」、「秋祺」、「大安」相類吧，但它又有時在頂格，有時低兩格，有時低三格、四格不等；在頂格猶可，低兩格、低

三格、四格則絕非傳統抬舉受文者的正確位置。看到白話書信中的「此致 敬禮」，倍覺近年把抬頭格式處理得非常含混。

台灣在白話與文言兩方面的書信都有水準，抬頭都很準確，香港的也不遑多讓。(24)因為國內在這方面含混較多，所以，他們慣常以書信形式撰寫的請柬與訃聞，也就同時犯上抬頭格式含混的毛病了。

上面臚列了近代請柬、訃聞、書信裏抬頭格式的含混現象。它們被判斷為含混，是因為它們不合傳統應用文的抬頭準則，而表現出來的問題，會是：應抬的不抬；不應抬而誤抬；抬了之後位置不當；甚至似抬非抬。作者之所以如此，或許因大意而沒有顧及抬頭格式，或許是刻意的不去顧及抬頭格式，或許對抬頭格式的寫法不太了解……，原因可能是有意識的，又可能是無意識的。真正的原因，我們不能單靠應用文的外觀推斷，但光從外觀上看，我們已足夠肯定：抬頭格式是含混的。

含混以外，抬頭格式近年還有漸次失落的趨向。若果作者們在寫作時是無意識的忽視了、違背了傳統應用文的抬頭準則，那固然是含混；但若果作者們是有意識地忽視、違背傳統應用文的抬頭準則的話，那時候，抬頭格式除了有表象上的含混外，實際上更隨著作者對它的改造和揚棄而傾向失落了。另一方面，近年電腦文書系統流行，電郵迅速普及；在電腦上打字時按一下「輸入」鍵便另開一行，很是方便，大家便漸漸參考了美式書信，在電郵、甚至用電腦打印的函件裏，上款下款不分高低，一併把下款放置在頂端，一切以方便快捷為原則，那時候，已不會再有任何抬頭意識了。這種兩種情況，嚴重的破壞了抬頭格式，促使抬頭格式失落。近年在本港的信件或電郵中，失落的現象已頗為普遍。這裏有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香港一向有高度中文水平的恆生銀行，在八十、九十年代的書信中依然抬頭準確，措詞溫雅，但不知何時開始，其中文書信的格式已用了美式，下款也放在頂端。

免費試用通知

敬啟者：

本行自發匯及匯豐銀新辦滙入滙界及地區匯款各款，繼續向客戶提供廿四小時快捷可靠之服務。為使 閣下亦能學用此項方便，特將由年上以前往來戶口為基本客戶之「保生卡」乙張，以供免費試用。免費試用期由九零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屆滿後如蒙繼續留用該卡，本行將從 閣下來戶支取年費結款五十元。若於期滿前將卡交回者，即不予收費。

如 閣下原欲將上之卡收銷，或 閣下擬在無生卡內增加附加卡者，煩請一併填妥附上之增加附加卡申請表，以資審核辦理。本行當儘速通知 閣下前往指定之分行領取用卡密碼，以便 閣下儘快享受各項服務之一切方便。

如有任何 查詢，請親臨3-32424以本行自動櫃員機中心聯絡。

此致

貴客戶

余福義  
恆生銀行  
經理 余福義 謹啟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八日

(寫於 1989 年)

恆生卡年費年費

高級銀卡會員

恭喜！閣下上列之信用卡已累積至指定之新階段，並可獲贈明年版之信用卡。若閣下屬卡(如通用)年費，憑恒生信用卡，亦可享以下特別優惠：

- 新年消費折扣：於超過1,400個消費點數換享全年低至5折優惠
- 分行折現：免費 - 每筆高達港幣\$250可獲\$1現金優惠，於超過240個月的客戶之分行作現金使用
- 分行萬能通：免費 - 亦可將現金項兌換為旅遊支票，於美國華埠及免稅店、機票/酒店及酒店酒店住宿。

請繼續以恒生信用卡辦理消費，並享額外優惠。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致電24小時客戶服務熱線2398 0000。

副總經理  
恆生銀行業務副主管  
梁永祥

梁永祥

(寫於 2003 年)

就是這樣，抬頭格式已隨含混而趨向失落了。

### (三)

最後一個部分會對這個現象作出評論。

**首先，我們要知道抬頭的含混與失落的現象，除了是格式轉變的反映外，也是整個應用文潮流轉變的反映。**

傳統的信札，稱對方的為「高見」、「雅教」，自己則稱「愚見」、「下走」，基於近代人際關係中的尊卑觀念漸漸淡化，這般用語，已很少在今日的書信中出現，甚至被政府、學者視為陳腐與不合時宜。(25)昔日抬頭格式總是拈附在「高見」、「雅教」的身上，形影不離，今日抬頭格式的含混與失落，正反映「高見」、「雅教」的觀念既已淡化，正反映整個應用文潮流已隨人際關係中的尊卑觀念漸漸淡化而轉變了。

由文言變為白話，也是整個應用文潮流的轉變之一，而抬頭格式的含混與失落也反映了這個大轉變。在部分(二)中，我們已提及過台灣對抬頭的運用最為準確，國內的含混相對較多，而香港則介乎兩者之間。在這個現象的同時，我們又發現台灣的應用文書籍以文言為示例的較為普遍，國內以文言為示例的可謂鳳毛麟角，而香港亦介乎二者之間。這說明什麼？愈多用文言的，愈少抬頭含混的現象，而愈多用白話的，則抬頭現象愈見含混。對文言愈認識，對抬頭就愈清楚，對文言愈疏遠，對抬頭就愈含混。事實上，文言文句子簡括，主語、賓語經常省略，而白話文的構句則相較複雜，主語、賓語，處處保留，抬頭用起來時，文言文是較適合的。文言與抬頭，畢竟是一對好伙伴，二者關係最為密切。現在，抬頭這個昔日拈附在文言文身上的格式，也已隨文言文的淡化而面目模糊了。抬頭格式的含混與失落也反映了文言變為白話這個應用文潮流的大轉變。

**其次，這裏要強調，本文指出抬頭格式的含混與失落，並不是要開時代的倒車，鼓吹應用文的復古，強要恢復文言與抬頭格式，而是要我們以此為鑑。**

在文言應用文保留得較好的台灣，也有如王甦先生般的學者，認為現代應用文要國際化、資訊化、未來化。(26)國內應用文權威于成鯤教授認為：「表達語言的雙語化，表現內容的經濟化，使用範圍的國際化，表現手段的現代化，是現代應用文的最一般特徵。」(27)在香港，「應用文已由傳統文言為主，直式書寫，轉變為現代的白話為主橫式書寫，加上文學性的減輕，格式、用語的簡化，正有向內地應用文靠攏的趨勢。」(28)陳耀南先生在其大作《應用文概說》中亦說：「(抬頭格式)隨著語體、分段、橫寫，以至中文打字之日漸改進和普遍，這些格式，恐怕也不免漸漸成為過去……」(29)幾位學者的言論，都清楚說明了時代的需要，整個應用文的潮流也是應該轉變的，文言與抬頭，是必須淡出江湖的。

然而，應用文的格式，應當約定俗成，是長期的社會生活逐漸形成的，其中雖然也有發展變化，但比較緩慢。(30)可是，近年我們竟赫然發現，由秦漢到民國，

歷二千多年，抬頭格式持續而統一，到了近代，是忽然的含混失落，這是不能毫無惋惜的，也不得不令我們在這方面作理智的反思。在整個應用文潮流必須轉變的大前提下，我們當想想如何承先啟後，如何在優良傳統中汲取養份？

抬頭格式只是應用文中的點滴，它的含混與失落，正告訴我們在整個應用文潮流必須轉變的大時代裏，有些地方我們是未能做到繼承優良傳統，反而是陵夷倒退的。傳統的抬頭格式，已清楚告訴我們如何把請柬、訃聞寫得清晰、莊重，已清楚告訴我們如何把書信中的祝頌語寫得突出、有禮，已清楚告訴我們文辭的特定位置；然而，我們卻不能把握，反而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用了自己的方法，而效果，除了非驢非馬外，更覺駁雜不馴。這是不能在優良傳統中汲取養份的好例子，值得我們鑑戒。

### 注釋

1. 《林則徐書札手跡選》，紫禁城出版社，1985年1月。
2. 《中國書法全集》，榮寶齋，1993年3月，頁51。
3. 同2，頁125、126。
4. 同2，頁50。
5. 《墓誌書法精選》，榮寶齋，1990年7月，頁16。
6. 《褚遂良陰符經》，上海書畫出版社，2001年6月，頁24。
7. 《蘇軾尺牘》，遼寧美術出版社，2001年1月。
8. 《元人尺牘》，遼寧美術出版社，2001年1月。
9. 《文徵明手跡十八種》，古吳軒出版社，1996年3月。
10. 均見《中國歷史圖集－現代》，蘇振申總編校，樂炳南編撰，台灣：新新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1979年。
11. 《學校實用文闡釋》，岑紹基、謝錫金、于成鯤、祁永華主編，香港大學出版社，2002年。
12. 《活學活用應用文》，談彥廷、鄒兆玲編著，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9年。
13. 呂新昌著的《最新應用文彙編》、楊正寬著的《應用文》、陳振盛著的《最新應用文》、陳鵠著的《應用文》，在請柬方面都為我們提供了好的例子。
14. 《應用文》，黃俊郎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8年初版，2003年四版。
15. 《現代應用文》，于成鯤主編，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4月。
16. 同14頁96；另《應用文》，楊正寬著，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2月，頁295。
17. 《紅事白事實用文體》，蒙智扉、黃太茂主編，廣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
18. 《歲時節令實用文體》，蒙智扉、黃太茂主編，廣西民族出版社，2002年1月。
19. 《現代應用文手冊》，馮式著，香港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2月。
20. 同12。
21. 《實用公文寫作》，陳亞麗著，壹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5月。
22. 《鼎新語言罐頭實用文體大快餐》，蘇冠群著，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年。
23. 《現代應用文寫作大全》，劉洋主編，內蒙古少年兒童出版社，2000年1月。
24. 台灣的《應用文》(陳鵠著)、《最新應用文彙編》(呂新昌著)、《最新應用文》(陳



- 振盛著), 可以作為法式。本港也有好些應用文著作中的書信示例是可以作為楷模的。初稿原成於七十年代初的「樹仁學院應用文講義」(潘小馨著)、初版刊於七十年代中的《應用文概說》(陳耀南著), 固然不在話下, 近年才問世的, 如《分類尺牘大全》(譚正壁著)、《現代應用文手冊》(馮式著)、《中文應用寫作教程》(周錫 著), 也是堪為範本的。它們都把抬頭格式用得正確。至於本港特區政府「法定語文事務署」先後於 1997、2000 年編訂的《政府公文寫作手冊》《政府公文實例》, 與由本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署中文組於 2001 年編訂的《中小學中文實用寫作參考資料》, 以及一些時代感較重, 如林樂樂著的《中英商業書信大全》之類的應用文書籍, 只建議用語體行文, 裏面沒有任何抬頭格式的介紹, 但祝頌語的位置卻能承繼傳統, 放在一行的頂端, 足以為法。
25. 張衍源先生於《香港應用文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引 1986 年香港政府行政司曹廣榮語: 一切書信, 不准使用帶有官僚色彩的詞句, 像「督憲」、「司憲」、「長官」、「大人」、「奉 督憲諭」、「奉司憲諭」等。「諸維朗照」或「爰承 憲諭, 先行布覆」這一類套語已經過時, 也不可使用。(載於《現代應用文的教學與研究》, 李學銘主編。)
  26. 《現代應用文發展的途徑》, 王甦撰; 載於《現代應用文的教學與研究》, 李學銘主編,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1998 年 3 月, 頁 71。
  27. 《現代應用文的基本特徵》, 于成鯤撰; 載於《現代應用文的教學與研究》, 李學銘主編,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1998 年 3 月, 頁 18。
  28. 《香港應用文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張衍源撰; 載於《現代應用文的教學與研究》, 李學銘主編, 香港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 1998 年 3 月, 頁 57。
  29. 《應用文概說》, 陳耀南著, 波文書局, 1982 年 7 月三版, 頁 39。
  30. 胡裕樹先生語, 見《學校實用文闡釋》, 岑紹基、謝錫金、于成鯤、祁永華主編, 香港大學出版社, 2002 年, 序二。